

## 致敬深邃的岁月

郭翠华

2026年是骤然到来的。2025年呢？我不敢细想。河边的柳枝居然还有些叶子，绿中带着金黄。它们是在留守吧。

想起年前一个分享会，因一位诗人的诗集而至。那天，人不少，有真正的爱好者，有捧场的，更有附庸风雅的。当然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真的喜欢，这个年纪了，不必讨好谁，也无需欺骗自己，只要守住内心那根底线。

那天阳光明媚，古琴如流水，周遭的浮躁慢慢消遁。摆在桌上的诗集很是庄严，仿佛在发光，那是它的灵魂在说话。我必须是真诚的，我俨然对着神坛在致敬，我用了“匍匐”“虔诚”和“殉道”等字眼，有点用力过猛的感觉，其实，我是自己对自己说的，也是对那些占着位置不作为的人说的。会后有人告诉我，我的眼里少了平时的温柔与随和，而多了点严肃。是的，我哪管别人怎么认为，与其言不由衷，莫如不言。他人在发言中都没有引用我的说法，我知道文学与我和他人是有区别的，文学是我自我救赎的良药，来自我缺憾的童年，那是一间黑暗的屋子，缺少一双温暖的大手揽我入怀。现在想来，父母忙于工作，无奈中疏离了幼年的我，于我却成了内心的痼疾。记得一个梦：夜，风雪交加，一双厚实有力的手握住了我，我的心一下就靠岸了。那双手就是文学！对文学，我怎么能感恩。

记得2005年春节，收到石楠老师一幅画，那是一朵婉约的荷花，清朗的品格如光，书房一下明亮许多，那种欢喜无以言表。想起之前那次笔会，我们玩着手拍手的游戏，指尖的温度还在，心灵的感知穿越时空，从此，我们相互关切的问候，成了彼此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是的，她本可以靠她的成就过着优裕的生活，可她却做出了舍弃，用所有的稿酬助力文学薪火，达到了一般人达不到的境界。但她又是那么平常，甚至更谦卑地活着，仿佛一切都与自己无关，她只是一个执行者。那朵莲花不就是她吗？我眷恋与她相处的时光，更常常挂念着她，并在自愧不如中节制自己不堪的欲望，修正自己落俗的迷惘。是的，我几乎把石楠老师当作自己心底的一方镇纸，她让我明了人性可以那样灿烂，人品可以那样崇高，人生可以那样简约和通透。

新年的第一天，和蚌埠的金萍通了个电话，她说自己前不久回了趟老家的小学，参加母校举办的名为“五十年的跨越”的专题活动。是的，曾经她的母校——怀远一个偏僻的小学校——因为传播她的作品，居然一直留住了文学的火种。学生们高举着手，争着说自己的家人都读过她的书，他们是通往未来鲜活的榜样，也是内心可以攀沿的藤蔓。他们甚至冲上台来，争相拥抱自己心目中的文坛女神。那一刻文学不再是神话，而是触手可及的真实。

旧年最后一天夜里12点，《文学，中国跨年盛典》如盛宴，那是为每位爱好文学的人准备的。你若坚守，它就是你的。不是吗？寂寞乃是文学的本质，孤独更是文学的灵魂。过去的一年，我写的作品不多，却历经坎坷，他们说有点尖锐，尖锐就尖锐，只要矢志不渝。如此，才是一个作家不可弃的良知。

新年的第一天，翠翠来电：我喜欢你的文字，我想看到。文学就是这样，它可以很大，大到影响一代又一代人；它又可以很小，小到有人告诉你：“我就喜欢你的文字。”其实是，如果你真的热爱，那你就应该为你自己而写。

今晚，散步苏州河，河面波光粼粼，天有点阴，风有点冷，那么大的马苏河公园，我只遇到零星的几个人。我想，我和他们是一样的，内心一定有个坚守，而我和他们又是不一样的，我记着自己藏在岁月深处的使命。



鹤之舞

张永生 摄

## 岁末记

黄丹丹

晨读与晨写的习惯，我养成已久，其间因故中断数年。为了这部计划多年、至今仍眉目不清的长篇小说《高大门》，我再度恢复每日四点半起床，五点半左右坐在书房的读写状态。

于我而言，读，一直都是享受，而写，却如生活那般，欢喜远远少于烦恼。就像即便人生多忧苦，人仍然充满热情地活着一样，受“虐”多年的我，仍孜孜地写，无人逼迫，无人检阅，甚至无人关注与在意，我也会一直充满热情地写。多年前一位老师就说过：“黄丹丹是没有野心的写作。”确实，我没有通过写作获取什么的企图，也没有必须写到哪个高度的志向。我这样痴痴地、苦苦地、不断地写，只缘于爱。我一向认为，真爱是不求回报的，它自然生发汨汨倾流，无需拿什么作为诱饵与交换去逼迫。我不擅、不喜周旋人际，遐思、独行乃我自幼以来的癖好。一个人人生性如此，读与写便是最好的

## 新朋友

徐斌

今早和太太一起去菜园挑菠菜、茼蒿，铲大白菜，在田沟里来回走了两趟，左看右瞧，有时蹲下身子，似与菜们耳语。太太忽然说：“过去这一年，咱们家菜地里，新添了三位新朋友：西兰薹、饺子菜，还有芥菜。”

我一听，也来了兴致。西兰薹，听名字就知道和西兰花是一家子，吃的就是它抽出来的嫩薹，绿盈盈的，像敷着霜。饺子菜呢，属于芥菜家族，我们种了青紫两样，长得那叫一个旺相，一片片叶子舒展开，简直就是铁扇公主的芭蕉扇。

最让我心生感触的，还是芥菜。在我们这儿，它被叫作“野菜”。以前也试种过，总不出苗。今年也不知是得了什么机缘，种子撒下以后，竟冒出密密的一片，挤在四五平米地块，热热闹闹的。有的细嫩，有的已经肥实，且开出白色碎花。

说起芥菜，我仿佛回到少年时光。在我们老家，不叫“挖芥菜”，叫“挑野菜”。手里拿把小铲子，对准菜根，轻轻一别，“嗒”一声轻响，芥菜就离了地。这个劲儿要拿捏得特别准：铲深了，根长泥多，不好清洗；铲浅了，菜就碎了，叶子散开，味道也受影响。这是一门需要耐心和巧劲的手艺。

芥菜生命力强，尤其会“藏”，混在枯草里，颜色模样都像；或就灰扑扑的，和泥土差不多；要是长在菠菜地里，叶子竟也能有几分菠菜的神气。它就会变颜色，以求自保。有时候你走到它的跟前，不弯

归宿吧。感谢文字容纳我，又容许我在自己构想的世界，自在地驰骋。比起现实世界的虚妄，我更热爱虚构世界里的真善美。

一年已尽，每日杂务缠身，时常感到力不从心，却依然学不会推卸与糊弄。这具肉身降临人世，被母乳、被天地滋养，一寸寸长大，最终又会一寸寸萎缩、消逝。人到中年，时常有听闻时间呼啸而过的惊悚之感。于是对时间更为珍视，对身边的人更为珍视，对自己短暂拥有的一切，哪怕一朵花一杯茶，都充满爱怜与不舍，因为心知，它们很快便会消逝，如同我们游走于人世间的肉身同样脆弱、短促，晨露般短促，夕光般短促……或许，在那双从更高处看下来的眼中，人的一生，比花开、露凝、夕照在人眼中存亡的过程不知短促多少倍。

如此短暂的一生，还要经历蒙昧、苦痛、衰老的折磨，命运留给人的好日子，并不多。而文学以它独特的方式滋养我，护佑我，在读与写的过程中，我体悟到更多。我能共情他人的悲喜，能体谅他人的不易，甚至渐渐地，我竟转变了对待某些看不惯的人与事的漠视态度，而报以理解与尊重。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个独立的宇宙，理解并尊重，保持平静看待一切的定力，并保持不顺从、不屈服的秉性，继续做自己。

下腰仔细看，根本发现不了。别看它灰头土脸的，洗干净后，用开水焯，立刻碧绿碧绿的，好看极了。

芥菜的吃法也多。如焯过水，用麻油和盐一拌，清香爽口；或者剁碎了，和豆腐丁、鸡蛋、肉末做成羹汤。这几年流行吃芥菜圆子：把芥菜烫过、剁细，和肉馅搅匀，搓成小丸子，裹上面包糠，用小火慢慢炸到金黄，外酥里嫩，别有风味。当然，最经典的还是包饺子，那馅儿绿莹莹的，带着田野的清气，一口下去，春天好像就在嘴里化开了。

“今年要种哪些菜呢？”太太问我。我说：“多栽些丝瓜。”因为前几天外孙女说她最喜欢吃丝瓜。丝瓜就是丝瓜。这东西我们家种过不少年头，前几年收成一直很好，今年却长得稀疏拉拉，看来植物也有“大小年”之分啊。

许多年前，我还在乡下教书，住在学校东北角平房。我们在山墙外梧桐树下栽了几棵丝瓜苗。瓜蔓顺着树干往上攀，宽大的叶子在风里摇摇摆摆，像一双双倾听世界的耳朵。那年的丝瓜结得特别好，摘了又长，从夏天一直吃到深秋。丝瓜的品种也多，长的能有一米，短的一尺来长，还有一种叫“吊丝瓜”的，模样活像个小棒槌。丝瓜刨了皮，里面是嫩生生的绿，看着就喜人。

我的目光总爱落在这片菜地，在这几十样蔬菜间流连。空闲时，就喜欢到田间地头走走，看人种稻、栽油菜、播麦子。再得闲，便读读书，写写字。我常常觉得自己知道得太少，远到世界大事，近到本地新风，许多都不甚了解。有时也会拷问自己：是我的格局太小了吗？

可转念一想，人生如此短暂，平凡如我，或许真顾不了那么多宏大的事。能把眼前的日子过好，照看好这一片小小的生机，记住那些与泥土、与时光、与亲人相关的细微温暖，足矣。